

在元宇宙中自在？社会想象的说明书

原作 *Tim Gorichanaz*

翻译 方建勇

在过去几年中，元宇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大众的关注。尽管愿景各异，但元宇宙通常被视为互联网的延伸，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标准来发展。元宇宙构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会想象，一种理解和指导我们共同存在的方式。本文通过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居住或在世界上的家中的现象学概念来审视这一新兴的社会想象。为了深入研究这种社会想象的一种有影响的表达方式，本文关注 Meta（前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所设想的元宇宙。本文对扎克伯格关于元宇宙的公开声明进行了主题分析，以深入解读这一特定愿景。然后，通过海德格尔的居住哲学的视角，本文识别了元宇宙社会想象对居住的诸多威胁。本文解释了这些威胁及其预测，并就如何设计元宇宙以更好地促进人类居住进行了一些思考。

1 引言

2021 10 月 28 日，“metaverse”一词被合并成了当地语。当天，马克·扎克伯格宣布，他的公司将其名称从 Facebook 改为 Meta，以更好地体

现其作为“metaverse 公司”的抱负。“扎克伯格在 2021 7 月接受 The Verge 的采访时，以及一周后脸书（Facebook）的季度电话财报会议上，公开分享了这些愿望。在那次通话中，他将元宇宙描述为“一个虚拟环境，在那里你可以与数字空间中的人们见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你身处其中的具体互联网，而不仅仅是看着它……在很多方面，元宇宙是社会技术的终极表达。”，将其对人类未来的意义置于语境中。

本文中的讨论集中在居住的现象学概念上，它指的是我们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家的感觉。

居住不仅涉及我们的环境，也涉及我们的技术，我们人类制造和使用技术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环境和技术的变化，我们的住所可能会受到威胁，也许必须适应。在他的时代，海德格尔指出了人类居住的某些威胁。今天，我们经历了气候变化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这是对居住的进一步威胁。在本文中，我特别关注元宇宙对居住的威胁和前景。为了帮助我们探究这些问题，元宇宙被构建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想象，或者一种理解和创造我们的社会和技术环境的方式。

本文进行如下。下一节介绍海德格尔的居住理论，下一节讨论社会想象的概念。接下来，元宇宙被构建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想象，然后对这种社会想象的特征进行实证主题分析。在这之后，我们对居住的前景，或一个健康的“网上生活”的存在，与元宇宙一起被审视。正如目前

正在讨论的那样，元宇宙似乎主要构成了一种远离适当居所的转向，而不是转向它。然而，由于元宇宙社会想象仍在兴起，因此有机会引导其朝着道德上更好的目标发展。本文最后一节讨论了其中的一些机会。在整个过程中，本文主要借鉴了现象学传统中的思想家，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查尔斯·泰勒的作品。

2 21 世纪的住宅

在“建筑、居住、思考”中，海德格尔将人类的存在方式描述为居住。在日常意义上，“居住”一词意味着在一个地方居住或花费时间；作为名词，这个词也可以指我们居住的地方。对海德格尔来说，居住不仅仅是物质生存，而是在世界上的家。根据海德格尔的词源学分析，居住概念的最初特征与保存和保护有关，不仅是为了避免伤害，而且是为了“特别地使某物回归其存在……成为和平的保存”（第147页）。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双向的：人类被世界保护和守护，正如我们应该保护和守护它一样。

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居住的地方，比如建筑和其他场所，是四个相关元素的集合，海德格尔称之为“四重”。四重分为两对：地球和天空，它们与空间和供给有关；凡人和神灵，都与时间和目标有关。元素可以这样定义：

- 地球是我们的支撑地，它在食物、住所、材料等方面关心并为我们提供帮助。从感知上看，地球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它，认为它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 天空是遍布大地的广阔空间，伴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以及昼夜的循环。天空给人一种超越的感觉。

- 凡人是我们的存在：自我意识到我们死亡的事实。这种意识并不是导致绝望的原因，而是有助于将我们生活中的项目集中起来。

- 神性是我们凡人周围事物孕育的可能性；神性是我们有时在启示时刻所看到的意义，是我们所追求的职业和愿望。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人类居住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拯救和培育地球，接受天空变化的光环，培养对神灵仁慈的希望，并彼此启动进入我们自己死亡的现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海德格尔认为，这四重结构从一开始就成为人类居住的一部分，体现了我们的建筑，如房屋和桥梁，以及我们的农业项目和社会组织模式。根据这一分析，真正的地方是那些尊重和提醒我们四重的地方。作为这样一个地方的例子，海德格尔讨论了一座旧桥。这座桥恭敬地允许河流运行，同时也允许

人类从一边穿越到另一边；它在多变的天气中屹立不倒；它的拱顶（也许还有一尊圣人的雕像）唤起了一种感激之情。总之，所有这些都将

景观聚集到一个可理解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人类可以感到宾至如归。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存在，那么在那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居住；人类不会有家的感觉。

海德格尔在 1951 年首次以德语出版《建筑、居住、思考》时就认识到真正的居住已经受到威胁。他提到了德国的一场住房危机，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建造了新的住宅，而这些住宅并非源自四重住宅。为了尽快建造许多房屋，建筑商似乎选择了不建造与自然景观产生共鸣的特定地点的房屋，而是可以在这里、那里或任何地方建造通用建筑。海德格尔说，有了这种心态，新桥将不再是居住的场所，而是“某个位置上的某个东西，它可以随时被其他东西占据，或者被一个纯粹的标记物取代”（第 153 页）。

当住房受到威胁，当我们建造房屋和桥梁时，在某个位置上仅仅是些什么东西，这会有什么危险？回想一下，与四重世界同住是关于世界有意义，关于感觉到归属感，关于被激励去生活。一个地方拥有这些特征似乎比没有这些特征要好。四重语言可能显得抽象或过时，但我相信，当人们谈论一个地方的“感觉踏实”或说一个地方“有个性”或“带来生活”时，四重语言就是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些经常旅行的人都会意识到。将罗马庞大的回文与夏洛特肥胖的牙齿相比较。没有个性的地方，或者没有融合四重文化的地方，可能不会鼓励我们关爱地球，也不会激励我们为有意义的东

西而奋斗。它们也可能引发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写的关于现代神只消失的那种不安，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建筑、居住、思考”关注的是我们人类建造结构的方式如何与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相联系。因此，忽视这四个因素，在许多方面威胁着我们，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建筑和城市的影响。例如，考虑到地球和凡人的元素，我们可能会反思我们的文明不愿对气候变化作出反应，而不愿关心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倾向于将死亡视为生命的失败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方式。这些态度体现在某些科技行业精英最近在太空旅行和抗衰老方面的行为中。几年来，商人杰夫·贝佐斯，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一直在进行一场“亿万富翁太空竞赛”，以安装电信卫星，建立外星旅游业，最终，他们三人希望，在火星和月球上建立人类殖民地。2021夏天，当贝佐斯和布兰森各自争先恐后地将自己送入太空时，这些努力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贝佐斯、马斯克、扎克伯格和其他人一直在利用他们的财富资助抗衰老研究，其目的是“扰乱”死亡。为此，哈佛大学肯普纳自然与人工智能研究所（Kempne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的成立是最近的一项发展，该研究所由扎克伯格（Zuckerberg）捐款资助，部分目的是为了更好理解和治疗人类疾病。这样的转变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模式的愿景，它颠覆了迄今为止人类的四重特征。正如我们将在本文中看到的，元宇宙是沿着这条线的另一个分支。

随着这种动态的展开，我们可能会怀疑人类继续居住的前景。关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建议，关键的一步是我们将建筑视为住宅的一部分，而这两者都是“值得质疑和……值得思考的”（第158 页）。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事实上，海德格尔认为，思维本身与建筑一起属于居住。这一洞察揭示了当今居住所面临的威胁：思考和居住是独立进行的。海德格尔警告说，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建设和思考，并与以下四个方面一起：

建筑和思考……不利于居住，只要每个人都忙于各自的分离，而不是彼此倾听。如果建筑和思维都属于住宅，如果他们保持在自己的范围内，并且意识到两者都来自于长期的经验和不断的实践，那么他们就能够倾听。（第 158 页）

换言之，海德格尔在这里所关注的似乎是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忽视了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品质，而是关注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应该”。其结果是，我们人类作为有思维的生物，“必须学会生活”（第 159 页）。这涉及到从居住的意义出发，也就是说，从四重意义出发，进行建筑和思考。

海德格尔在这里的预测提醒我们，人类居住与任何事物一样都是社会和技术。我们不仅仅是物质生物，我们也不是单胞菌。

我们的技术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像我们塑造它们一样，以适应麦克卢哈内斯的说法。¹ 捕捉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概念是社会想象，它可以用来分析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当前趋势。

3 社会想象

我们人类是社会生物；我们必须与他人合作并建立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这一现实描述为我们的存在。我们也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以及现在；我们沉思和后悔，我们计划和想象。海德格尔对理解一词的使用包括这种三重时间性（§ 65）；基于他的观点，人类特别面向未来（I. 5）。

想象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我们未来的方向。有了想象力，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感官，我们可以创造并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对人类感知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想象力塑造了我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以及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社会人，所以我们的一些想象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并不奇怪，它们与我们的社会现实有关。这种想象已经用社会想象的概念来描述了。

社会想象是一组符号和价值观，一群人通过这些符号和价值来理解他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想象者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如图像、

故事和传说”（第 23 页）。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写，社会想象者既是描述性的，也是渴望性的：他们描述了一个社会群体如何理解世界，并指导该社会群体进一步表达其理解。社会想象者在社会认同的形成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将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帮助指导人们的行动。泰勒讨论了许多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自约 1500 年以来）：市场，或一组平等、知识渊博的理性行动者聚集在一起，以交换商品换取互惠的想法；公共领域，或政治决策源自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平等参与者的民间讨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对这种社会想象的最初信仰是使它们越来越真实的原因之一。

社会想象的概念已应用于数字技术，以描述此类技术及其伴随的社会技术实践的发展和扩散方式，以及如何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变化，特别关注所涉及的政治和企业影响。有关社会技术想象力研究的最新实例，请参阅最近关于该主题的《新媒体与社会》专刊。

潜在的社会想象总是在文化中出现，通过图像、故事、大众媒体等表达。只有其中的一些会发展成为连贯的社会想象，并广泛渗透到整个社会。根据 Taylor 的说法，其机制是某些社会想象是由有影响力的人提出的。在泰勒看来，甚至更早的社会想象，如市场和公共领域，都是从少数精英中的想法开始的，并最终扩展到更广泛的阶层。如今，这些有影响力的精英往往是科技领域的商业领袖，他们通过广告和公

共关系信息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想象，尤其关注社会技术想象。因此，平台使用最广泛和最频繁的公司有能力最深刻地塑造我们的社会想象。

概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社会想象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改变我们作为人类如何生活在一起。虽然社会想象者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作用，但社会技术想象者是那些与数字技术特别相关的人。这些想象塑造了我们对当前形势的理解，同时也启发和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把元宇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技术想象进行研究，它可能在过去一年中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4 进入元宇宙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的，脸书公司于 2021 年底更名为 Meta，作为其从社交网络到 metaverse 的企业战略支点的一部分。元宇宙被构建为对不久的未来的愿景，对我们的虚拟环境的新理解，以及我们社会技术的自然延伸。

可以肯定的是，Meta 并不是唯一一家开发元宇宙的大型公司，也不是第一家。在 Meta 宣布之前的几个月，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

德拉 (Satya Nadella) 宣传了公司的愿景，即开发一款主要用于商业应用的 “企业 Metaverse”。此外，至少自 2018 年以来，游戏 Fortnite

和软件引擎 Unreal engine 的供应商 Epic Games 一直在明确拓展公司的愿景，并致力于元宇宙的开发。与此一致的是，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正在筹集资金，并利用对元宇宙相关新兴技术的投资，如虚拟现实耳机、增强现实传感器、区块链等。

评论家们很快就指出了元宇宙愿景的反乌托邦方面。将我们的数字世界扩展为元宇宙不会解决错误信息和隐私等问题，但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此外，元宇宙可能只是我们最糟糕的成瘾和暴力冲动的更有效的推动者。这类评论家指出，我们只需要看看“元宇宙”这个词本身，它是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 1992 年的小说《雪崩》中创造的。在本书中，元宇宙是一个多媒体、计算机生成的领域，由“街道”构成：

这是一条广阔的大道，建筑和标志代表着“由大公司设计的不同软件”。这些公司都向一家名为全球多媒体协议集团的实体支付他们在数字房地产中的份额。用户也为访问付费；那些只能在较便宜的公共终端上行走的人出现在黑白相间的元宇宙中。

正如记者 Brian Merchant 所指出的，在物质现实变得难以忍受的世界中，《雪崩》中的元宇宙与其说是一种愿望，不如说是一个必需品。

这些元宇宙愿景，如果得到证实，似乎将构成人类居住的转变：我们

所理解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与空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当然，至少自写作发明以来，这种转变就一直在进行，它通过写作改变了距离和时间的意义，人们不再需要在同一地点和时间在一起交流。正如弗洛里迪所写，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将人类与环境隔离开来，从而改变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但今天，考虑到元宇宙所承诺的数字体验的多样性和社会性，我们可能处于一个转折点。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元宇宙的诞生可以被视为信息革命的完成，即数字世界优先于物理世界的时刻。（事实上，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即使元宇宙成为我们的现实，元宇宙的本质也还不是必然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 2008 年皮克斯电影《WALLE》中的世界，在这部电影中，人类，无论是苍白的还是酷炫的，现在都生活在一艘飞船上，飞船上装有气垫椅，每个人都单独接入数字环境，因为地球变得无法居住。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设法发展一种健康的“网络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与数字生活一起管理我们的物质生活和地球。很显然，后一种可能性反映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真实居住，这是一种与我们人类历史连续的生存方式。

目前，元宇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想象。元宇宙的种子可以在计算机图形、游戏、虚拟现实和相关领域的早期工作中找到，至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尽管“元宇宙”一词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创造的，但直到 2000 年代中期，在描述虚拟世界（如 2003 年推出的《第

二人生》）和不久之后的《开源元宇宙项目》（2006 年推出，参见 <http://metaverse.sourceforge.net>）和 Metaverse 路线图（于 2007 年推出，见 <https://metaverseroadmap.org>）。今天，这个词在科技领域被广泛使用，但作为一种社会想象，它仍在出现，而且有些困难。

回想一下，在元宇宙中，社会想象者最早是由一小群精英组成的，这些精英是科技企业领袖、风险资本家和某些记者。随着想象在这些精英中的凝聚，它在社会中传播，并在公众的想象中继续成形。这似乎是目前元宇宙的阶段。回想一下 Meta 发布后的几周，无数科技出版物文章解释了 metaverse 本质上是在传达 Meta 对这类技术的商业看法，这些技术已经出现了几十年。

为了更好地理解 Meta 元宇宙作为社会想象的精确本质，下一节将分析 Meta 传达的元宇宙愿景。基于之前对 Facebook 提出的社交想象的研究，这项分析显示了 Facebook/Meta 自成立以来的企业战略是如何演变的。

尽管上文提到的元宇宙仍然存在竞争性的企业愿景（例如，来自微软和 Epic Games），但我特别关注 Meta 的愿景。这是因为 Meta 的品牌重塑、新投入的研发资金以及最近的公开演讲都是迄今为止对 metaverse 的最大投资。如果我们理解社会想象是由有影响力的实体通过广告和公共关系话语等渠道传播的，那么 Meta 的愿景很可能是元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78030110015006052>